

冰心

儿童图书奖

获奖作品



放学前的暴风骤雨

刘殿学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放学前的暴风骤雨

刘殿学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放学前的暴风骤雨 / 刘殿学著. —北京: 地震出版社, 2013. 6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50-5

I. ①放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1639 号

地震版 XM3006

放学前的暴风骤雨

刘殿学 著

责任编辑: 赵月华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

邮编: 100081
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

传真: 88421706

门市部: 68467991

传真: 68467991
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

传真: 68455221
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 (印) 次: 2013 年 6 月第一版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数: 223 千字

印张: 1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250-5/I (4938)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哀婉的箫声	(1)
不要忽略与儿子相处	(3)
叫他一声哥	(5)
父亲心中的那只鸟	(9)
苇叶船	(11)
宠物羊	(15)
乡下男孩	(19)
永恒的爱	(23)
候补歌星	(25)
家有小儿	(29)
生命的风景	(31)
年关谣	(34)
在掌声中行走	(36)
在担心的夹缝里	(40)
红雨伞	(42)
渴	(45)
鸟之歌	(47)
好人像右手	(51)
今夜星光灿烂	(53)
会拉压脖子琴的老师	(57)
穆罕默德大叔	(60)
钉子与蜻蜓	(63)

冰心

bīng xīn \ 儿童图书获奖作品

茶 圣	(65)
收购作家	(68)
害怕迟到	(71)
“喜洋洋”	(75)
会飞的小花帽	(79)
一种惆怅	(82)
朋友啊朋友	(84)
历史文物	(86)
一元钱买一套房	(88)
表扬到底有多远	(91)
“雅马哈”之战	(95)
最近有些烦	(99)
笨男孩	(102)
喊一声爹	(105)
忌 副	(107)
自信罐	(109)
“硕鼠”大揭秘	(112)
人之初	(115)
报 酬	(117)
练钢琴的小女孩	(119)
车儿呀，你慢些走	(122)
逛超市	(124)
给 予	(126)
丁医生家的两个小保姆	(128)
高楼本是穷人修	(130)
总经理 WC	(133)
相信儿子	(136)
发给老师的 e-mail	(138)

民警的妻子	(141)
当了一回总统	(144)
对不起	(146)
ISO 先生	(148)
难道你不信任我	(150)
生命之水	(152)
圣伯纳之死	(154)
摄影大师王有泉	(157)
拥抱城市	(159)
一块砖	(162)
城市上空的虹	(164)
鸳鸯系列	(167)
炸 碑	(169)
一步之差	(172)
献 字	(175)
红棺黑棺	(177)
墨 宝	(179)
多走了几步路	(181)
在家吃顿饭	(183)
黑鲤鱼	(186)
好大一棵树	(188)
天涯沦落人	(191)
划伤的痛	(195)
放学前的暴风骤雨	(200)
母 亲	(203)
我和你	(205)
“黑旋龙”	(208)
好人好报	(212)

冰心

bīng xīn \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

在那遥远的地方	(216)
动人的谎言	(220)
今天星期五	(225)
小巷的早晨	(230)

哀婉的箫声

早晨上班，过天桥，发现桥边坐着个瞎子，一竿长箫，一头顶着嘴唇，一头支地，《孟姜女》的曲子，悠悠咽咽从长箫飞出。

一对青年男女，互相架着，从桥下一步一步上来。走到瞎子跟前，小伙腾出一只手，弯腰，从地上捡起一块豆大的石子，对着瞎子跟前的铝饭盒“当！”投进去。

“谢谢！”瞎子马上挪开顶着嘴唇的长箫，说。

我轻蔑地瞪了那小伙一眼，顺手掏出一枚金币“当！”放进饭盒。

“谢谢！”瞎子又移开长箫，平缓地说。

我并不想听瞎子说谢谢，是想让小伙听到金币的响声。我没理瞎子，自豪地往前走。想，这“当”一下，肯定会使那小伙心里自责几分。

那小伙没走几步，折回头，轻轻地拿起我投进饭盒的那枚金币，又捡起一石子“当！”投进去。

“谢谢！”瞎子仍那样平缓地说。

我满心的火一下窜上来，猛回头，一把抓住那小伙领口，想大声训斥他，又怕瞎子知道有人戏弄他，会暗自伤心。抓着那小伙，来回揉了几下。

那姑娘看我要打人，马上从小伙手中掏过那枚金币，“当！”又放到瞎子的饭盒里。

“谢谢！”瞎子又说。

金币已经还给瞎子，我狠狠地揉了揉小伙一下，放开他，意思叫他积点德。

小伙不服，对我梗着脖子。姑娘竭力息事，使劲拽，把小伙拽走了。

长箫停住。瞎子平缓地说：“你是好人，但，脾性不好。人好，脾性不好，不能算好人。”

我本是向着瞎子，瞎子倒数落我？我大声告诉他：“他刚才投的是石子，你知道吗？他明明在捉弄你，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石子什么声音？金币什么声音？我听得出来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谴责他？太缺德了！”

“看看，看看，你还在生气？没必要。在他，是取乐儿。在我，是一个声音：当！就这么简单。那饭盒里的钱嘛，有人拿，有人给，到底是给的人多。”

我缓了缓，说：“你咋这么说话？你这不是助长坏风气吗？”

“又来了，又来了，你这人心好，脾气不好，脾性不好，不能算好人。你反过来想想看，他要拿，我能不让他拿么？我看不见，也追不上他。唉！你想听曲子吗？”瞎子说着，慢慢地将长箫顶住嘴唇。

悠扬而又忧伤的箫声，继续在天桥上空哀婉地飘荡。

不要忽略与儿子相处

那一天，我儿子出世了。

出世的那一天，我不在家，在泰国谈生意。我决心挣钱养活儿子，我要让儿子长大后出人头地。

等我回家的时候，儿子会叫爸爸了。我兴奋不已，抱一抱！亲一亲！我又一次出差。

回来的那天，妻子说：“你去幼儿园接孩子。”

孩子不要我接，说不认识我。幼儿园老师也叫我拿出证件来。

我心里很难受，自己的亲儿子说不认识我，幼儿园也把我当恐怖分子。唉！说什么也要在家多待几天，与儿子好好相处一段时间，磨合磨合感情。

几趟差一出，儿子 10 岁了。

儿子 10 岁那天，我送他一只篮球。

儿子很高兴：“爸爸，你教我打篮球好吗？”

“呵，今天恐怕不行，儿子，我得去公司处理一些紧急事务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儿子抱着篮球转身跑出去，走得很毅然，对我似乎不存多少期待。

我看着儿子的背影，儿子已经长成大人了，想抱着亲一亲，已经不是时候了。唉！我一共才亲过他几次？

在俄罗斯远东经贸交易会上，我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。问：“爸，志愿填什么？”

我感到很突然，问：“什么志愿？全市就那么几所中学，有什么可选择的？”

儿子说：“不是，高校志愿。”

我一惊，马上感到内疚和失职，说：“对不起儿子！爸爸对高校志愿完全外行，听你妈和班主任老师的。”

生意做定，回家的时候，儿子也正好放暑假回来。这是我儿子吗？再长一两年都赶上姚明了！我问：“你在学校篮球队吗？”

儿子说：“不。在省队集训。”

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十分满足地说了一句：“儿子，你让我感到十分自豪！你能坐下来和我说一会话吗？”

儿子已经学会了腼腆，有点不好意思正面看我，红着脸说：“哎呀！今天恐怕不行爸，几个高中老同学约我一起去打球。哎对了爸，你把车子借我用一用吧。”

我望着比我高出一头的儿子，把车钥匙拿给他。

“谢谢爸！”

我跟出去，问：“儿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呵，那可说不准，那些 gm 特皮筋，不玩透了，肯定不让你走的。拜拜！”

儿子已经是国家的人了！一年两个假期，别的大学生都能回家，而他们却要东跑西颠地集训和比赛，很像当年的我，有了他要做的事，有了他要相处的集体、同事和领导。很想他的时候，只有打电话：“儿子，什么时候回家一趟？”

“呵，爸，没空！这次比赛，省里给我们的任务，保二争一。如果不进前三名，球队大换血！累！”

叫他一声哥

今天下午，接到内地援疆高级中学录取通知书，明天就得启程西安。我要一个人走，妈非得让他送我。

自从我爸去世后，他爷儿俩，每年秋天，都从甘肃老家到我们家来帮助拾棉花。那一年，棉花拾完了，他们就不走了。

我懂我妈的意思，但是，我没有办法。

他们一住下来，简直成了多余的人，就像小数点后边除不尽的数字。家里处处不自然，眼睛鼻子都碍事。我特别不想看到他们，每天天不亮，我就上学，天黑透了，才回家。一天三顿，我一个人端到自己房间里去吃，不跟他们在一起吃。我讨厌看到那两双可怜巴巴的眼睛，尤其讨厌他爹动不动就往我碗里夹菜。每次夹给我的菜，我偷偷丢到桌下边，喂猫。

我知道，我这样做，妈心里是很难过的。她希望我跟他们好，叫声爸，叫声哥。

可是，我做不到。我只有一个决心，坚决不考本团场的高级中学，一定要考内地援疆高中班，离开这个家，永远不跟他们在一起。

今天，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！

全家人连夜给我做准备。忙完了，妈睡到我床上，说：“秀，妈对不起你！你爸死后，妈也是实在是没法，才走这一步。妈又有病，这么多的地，家里没个男劳力，多困难哪！你3年高中，少说，还要四五万，高中

毕业上大学，那得要多少钱哪！这得靠他们爷俩包地。唉！妈也知道，女儿家，人大心大，妈也不怪你。秀，天亮，你就要走了，他送你走，你叫他一声哥，好吗？他今年16了，大你1岁。大一天也是哥哩。唉！其实，这孩子也怪可怜的，从小没个妈！才十几岁，他爹就让他干大人的活。唉！没爹没妈的孩子都叫苦啊！”

我不吭声。我知道妈这一辈子不容易。爸死了，她那样困难，也没让我辍学。但要我叫他爸，叫他哥，实在是难办到。为了临行前能安慰妈一次，我把手放到妈的手上，表示愿意听妈的话。

可第二天，要说的话都想好了，还是没有勇气叫他们。

说实在的，他爷儿俩，人并不坏，一老一小，两个老实疙瘩，天不亮下地，黑透了，也不见回家。不管地里的活多么紧，他们都不让我缺一天课。每到下雨下雪，妈还叫他给我送雨伞，送雨鞋。

其实，我宁可淋着冻着，也不愿让他到我们学校里去，生怕班里的同学问我我是谁。如果不带偏见的話，其实，他长得并不难看，高高的个子，长长的脸，眉宇间还带有几分帅气。要是命运对他公平些，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高中生。

轧嘎轧嘎！轧嘎轧嘎！……

45次特快豪华列车，就像一条巨大的彩鳗，穿行在西部大戈壁上，将我与家的距离越拉越长！坐累了，我就把头放在小茶桌上，假睡，反正不想朝对面看。我知道，他，正端坐在那儿，双手夹在两腿中间，木头一样，不说，也不动，永远那样老老实实在地看窗外。我看书，他不看书。我不吃车上的饭，吃干粮。他饿了，就自己买一点饭吃。

火车缓缓地游进兰州站。

火车一停，那些卖东西的人，一个个拍着车窗叫卖。

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妇女，问：“花生多少钱一包？”

“一块。要不要？”那个妇女拿起一包花生，问。

我拿出一张5块钱，说：“买两包。”

那妇女收了钱，先给了我两包花生，旋即，手在袋子里抓了抓，不找

钱，掉头想走。

我正急得要喊，只见他眼疾手快，立即从车窗中探出大半个身子，一把抓住那个妇女头发，命令似的：“找钱！”

天！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样怒不可遏！假如那个妇女再不找3块钱，他会把她从车窗里提进来的。

我接过那妇女找来的3块钱，刚要坐下，一个刚在兰州上车的中年男子，手里拽着两个大包，要把行李往我旁边放。

他马上站起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！那个座位有人。”

那个中年男子马上又抓起包：“有人？人在哪？”

“下车买东西去了。”他虎着脸，一字一顿地告诉那人。

天晓得，关键时候，他竟能使出点小阴谋。

车又开动了。

我对他看了一眼，心里好一阵感激，很想趁此机会跟他说话，但嘴张了几张，终究没说出来，就将手里的两包花生，分给他一包。

他说不饿，要我留着慢慢吃，说天黑了，再没有卖东西的了。

夜里十一点，火车才到达西安。

西安火车站好大呀！

大概是因为自己胆小的缘故，提着包，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往前挤。原先那么傲慢、那么不可一世的我，不知哪去了，竟可怜得像只小羊羔，小心翼翼地绕着放羊人的腿。他就跟我的亲哥一样，那么卖力，一边肩上背着两个大包，一边肩上扛着大被卷卷，膀弯里还套俩小包，走得那么艰难，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，生怕我被挤丢了。

我从来没钻过地道，我心里害怕极了！嘴也不那么硬了，没头没脑地问：“哎！这钻到哪了？哎！走得对不对？”

他很坚决：“不怕。对着呢。就打这儿出口。”

“你走过吗？”我第一次喊他“你”。

“走过。那年，跟大（爹）来新疆，也是这样钻的。没错，跟着我！”他命令似的不容我多话。

我心里暗自庆幸，好在听妈的话，让他来送我，否则，这会准该哭鼻子了。

我跟着他在地道里几个弯儿一拐，忽见前方一片灯火辉煌！车站出口处好不热闹！

我抬眼一看，看到人头上举起一溜的牌子，都是各个学校来车站接新生的。

打老远地，我看见一块牌上写着“陕西师大附中新疆班”几个字，就高兴得大叫：“哎！师大附中！哎！那儿！”我连忙从人空中挤过去，拿出我的人学通知书。

那些男生们便热情地接待了我。

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生，从我手里接下包，叫我们动作快些，说他们还要接西藏班新生。

另一个男生走过去，从他肩上往下拿包，问我：“哎王金秀，他是你什么人？你哥吗？”

我慌乱地点点头。

那男生又说：“那好，一起上车吧。师大附中招待所，家属全部免费。”

他放下包，说：“不了，秀交给你们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在车站上坐会儿，夜里一点，搭上海45次特快回新疆。”

那男生说：“哇，忙啥？到了西安，还不好好玩玩？去看看半坡呀、兵马俑呀、去华清池洗个澡呀……来来来，上车上车！”

“不了，俺家里地里棉花开始拾了，俺爹俺娘忙不过来。”他说着，硬从车上往下跨。

车开动了。

那个男生赶快捅我，说：“咦？王金秀，跟你哥说再见呀？”

“哥！……”我从车窗伸出手，一下子觉得心里泪汪汪的，好想哭！

他一听，连忙转过身，笑着对我挥手。

我第一次看到他笑。

父亲心中的那只鸟

儿子上学忙，工作了还是忙。

儿子没时间回来看父亲，父亲去城里看儿子。

唉！城里找人，比乡里找人可难多了！肚子找扁了，才找到儿子的公司。

儿子已经不是原来的名字了，人家都叫儿子老总。老总只跟别人说话，没空跟父亲说话。

“狗儿。”父亲在一旁等急了，小声喊。

别人不知道乡下老头叫谁，儿子知道。忙掉转脸来，说：“爸，这里一会就忙完。等忙完了，我陪你到外边走走好吗？”

父亲不想走，是饿了。

儿子把父亲带到一家大酒店。

父亲不要喝酒，就想吃碗米饭。可儿子却大碗小碟地给父亲买了一桌菜，两手换着往父亲碗里夹，叫父亲吃。

父亲一碗米饭就打住了，在一边囁囁，望着儿子一个人喝酒。

这时，一只小鸟在窗外的树枝上叽叽啁啾。

父亲问儿子：“狗，那是什么？”

儿子对窗外一看，说：“那是一只麻雀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父亲耳朵有点背。

“一只麻雀。”儿子回答的声音比第一次大了些。他以为父亲听到了。

可父亲一会又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那是一只麻雀！”儿子将“麻雀”两字吐得很重。

“你说那是什么？”

“我说那是一只麻雀！麻——雀——！听清了吗？哎呀！”儿子已经好不耐烦，放下手里的酒杯，叫小姐打包。

父亲听了儿子的话，没有再问。其实，他早听清了儿子的回答。父亲不说话，站起来，从怀里掏出老花镜，戴上，又慢慢掏出个发黄的小本本。

儿子好奇地看着父亲，不知父亲在看什么旧账。

小本本上不是账，记着父亲几十年的点点滴滴。他爱记，怕忘了。父亲翻到35年前的那一页，然后慢慢地念出声来：

“今天，是我儿子5岁生日。5岁就会说好多话了！我带他到院子里玩。我抱着他坐在一棵槐树下。槐花一串串白。一只小鸟飞过来，落在花枝上叽叽地叫。儿子马上问我：‘爸爸，那是什么？’我说是一只麻雀。过一会，儿子又问：‘爸爸，那是什么？’我又告诉他，那是一只麻雀。

“儿子好像是第一次见到麻雀，两只眼睛不停地对树枝上看，越看越高兴，拍着小手又问：‘爸爸，那是什么？’我又告诉他，那是一只麻雀。也许那只麻雀叫得太可爱了，儿子一直看个不停，一直问个不停，一共问了二十五遍。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，我就给他回答了二十五遍。”

父亲念完这页日记，儿子怔怔地坐在那里，望着窗外那只麻雀，慢慢地眼泪就流了下来。然后走过来，一把搂住父亲：“爸爸，原谅我吧！”